

陈伟国 著

来自历史课堂的智慧

高中历史新课程教学实录与反思

LAIZI LISHI KETANG DE ZHIHUI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陈伟国 著

来自历史课堂的智慧

——高中历史新课程教学实录与反思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来自历史课堂的智慧——高中历史新课程教学实录与反思/陈伟国著.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8.11
ISBN 978-7-5408-498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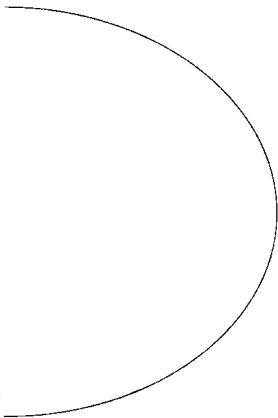
I.来… II.陈… III.历史课—课程设计—高中
IV.G633.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69097号

责任编辑 牟 薇 万良华
版式设计 顾求实
封面设计 何一兵
责任校对 王立戎
责任印制 黄 萍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chuanjiaoshe.com
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成品规格 170mm×260mm
印 张 26 插页 2
字 数 611千
定 价 39.5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调换。电话:(028)86259359
编辑部电话:(028)86259381 邮购电话:(028)86259694

序一



历史教育关乎世界 更关乎人生

拜读伟国兄书稿《来自历史课堂的智慧》，一种清新、豁然的感觉，一种对这位老友的钦敬之情，犹如雨后春风拂面而来，而由书稿内容勾起的我对历史新课程的万千思绪，亦不禁像层层涟漪漫过心头……

课程改革不易，不易在创新。历史常识告诉人们，创新并非改变一切，更非标其新、立其异。创新的指向从根本上看，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把事情做得恰到好处。恰到好处的境界，就是趋近真理的境界。教育意义上的恰到好处，应该是恰到好处地满足了学习者健康成长的需要。一切教育活动的主导，应是“什么对学生好”，而不是根据任何个人的好恶。对中国人来说，由于深受“以教师为主导”理念影响几十年，要转过这个大弯，似乎还需假以时日。然而，道理是明摆着的，愈是转不过这个弯，就愈有可能撇开“学习者”一味蛮干，就愈是偏离新课程目标。

常听一些老师讲，他们自己也往往找不准正确的新课程路径，以致有时陷入某种困境。审之察之，因素不少，主要症结可能在于忽视了两个“原动”。

一个“原动”是：历史教育的学科原动力在于历史和历史学。意思是说，历史课要有“历史味”，历史教育的生命力来自历史本身的丰富内涵和史观的思想魅力。课改以来，人们奇怪地发现，一些历史课堂但见形式的花样翻新、气氛热闹，唯独不见“历史味”有何增进，其实这冤屈了课改精神。人们反思个中原因，两条归于教师：或者在认识上步入了唯方法论误区，或者在历史专业学养上缺乏胜任力。对症下药，纠正认识偏差，反思改进实践，都很必要。但最终得回到学科原动力这个根上解决问题，或者说历史教师只有在学科上补充知识、拓展视域、更新观念，在教学中上凸显历史本身的生机和史观魅力，才能在学科内涵上走出困境、实现历史的有效教学。

一个“原动”是：历史教育的学习原动者是学生，亦即学习者。布鲁纳认为，之所以称学习者 of 原动者，乃因为学习者是建构意义和知识的人，是实现学习内部转化而在根本上产生效果的人。那么相对来看，教师的角色就只是学习者的协作者，或曰帮助者、指导者、引领者。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视学习者 of 发动机，那么教师的作用就是发动好这个发动机。教师要发动、唤醒、激活学习者的原动性，当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原则，是问题导

向的、为理解而学习的互动。其对教师的内在要求是改进教育艺术，研究、理解、爱护学习者，在学习者的动机、感受和体验上要教学效果。这是历史教师走出困境的另一条必由之路。

两个“原动”理念之于历史教育，其实系于一根神经——完整的“历史教育”。“历史”与“教育”是其一体两面，正如历史学科的“原动力”与学习者的“原动性”是其一体两面一样，它们连在“历史教育”这一根神经上，割舍了其中的任何一个，这根神经就会失灵。有效的历史教育，总是“原动”与“协作”相得益彰，总是“历史”与“教育”相映生辉。

对于新课程改革的思考，我与同仁们处在同一个起点上，认识或许还难臻成熟，但我真的很想看到我心向往之的那种历史有效教育。可喜的是，近几年全国的历史老师，克服重重困难，在有效历史教学的探索上，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伟国兄的这本《来自历史课堂的智慧》，就是这种探索当中非常优秀的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之一。

我知道，曾经是中学第一线历史教师、现在是历史教研员的伟国兄，是因了长期阅读积累并善于思考探索的习惯，是因了胸怀更高教育理想的冲动，是因了为孩子们健康成长负责的虔敬，才乐于走进学校、深入课堂、以身作则去上课，才敢于创造性地用新办法尝试改善历史教育，才敢于尝试改进历史教育文本的表达方式。可以想见，耐不住寂寞，忍不得孤独，就不会有这么多精彩历史教学的课堂实录及其反思。这部《来自历史课堂的智慧》，凝结了伟国兄近年来历史教育实践的创造性智慧，它的出版对历史教育界来说，无疑也是一件幸事。

我对书稿内容最突出的感受有三：

一是理念适切。无论是教学预设，还是课堂生成，书稿所反映出的理念，都力求把新课程理念落在实处，这方面的亮点随处可见。譬如，目前常见的教学设计文本，对教学各个环节大都只预设一种方案，不管在哪个班级上课，也不管这些班级的学生有无差异，都只采用预设好的一种教学方案和雷同的教学模式，与其说这样做难以实现课堂的有效生成，毋宁说实际上框死了课堂的有效生成，因为它明显地忽视了学生的原动性。伟国兄的做法则与此不同，教学设计虽非书稿内容的重点，但从所呈现的所思所想看，他对重要的教学环节，大都预设了两种以上课堂中有可能发生的状况，教学应对策略也随之预设了不同方案。反过来从教学实录看，教学的有些内容和环节的确在预设之内，有些则明显超出了预设范围，是课堂中即时生成的。伟国兄对预设的思考、对生成的反思，新意迭出，读者若由此也做一番双重检视，可能会获得更大启迪。值得注意的是，就如何围绕课程目标，并根据学生差异和课堂进程变化，而采取灵活变通的教学策略，以便激活学生的学习动机，使课堂内容变得更有利于学生的理解，书稿中举了很多实例，读者若不经意，可能会漏掉其中的有效信息。还有，在伟国兄的笔下，新课程的“三维目标”始终浑然一体，而不是常见的那样被割裂的，这显然基于他对历史教育宗旨的完整理解。其实，书稿中一些看似简单的转变，或多或少地隐含着对学生“怎样才算好”的深刻关注和细致研究。而新课程的教育理念，往往显效于对某些细节的改变，由细节见技巧，由细节见智慧。改变细节，需要精心研磨，要做好非常难，伟国兄难而能之，颇显可贵。

二是内容新颖。史观变了，内容也厚实了。伟国兄绝不唯教科书是从，更不去让历史屈从于某种特定的史观，而是依据课程标准，灵活调整、取舍内容，精心安排教学。实现课程目标，史观是灵魂，但这并非指仅去反映对历史认识所作的某种结论。史观，说穿了，其实是认识历史的角度和方法，角度和方法越多越好。从书稿看，伟国兄在预设和生

成教学的过程中，史观的确有比较多的更新和改变，绝不固守某一种史观，而是力求借助丰富的历史素材、多元多样的视角和观点，批判性地认识历史本身，给学生留有较多自主思考的余地。尤为可贵的是，在与学生互动探究某些历史问题时，他还特别注意借用史实或观点，引导学生“对认识加以认识”，潜移默化地提醒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判断，不要被既成的错误结论和认识幻觉所迷惑，可谓用心良苦。作为学生探究学习的协作者，他在上课时，尽力克服“以教师为主导”的弊端，而去扮演了更高明的“帮助者”的角色。譬如，在学生困惑于某些历史现象时，他总能及时地抓住总体问题和基本问题予以引导，并在这样的框架内整合部分的、局部的认识，在历史的复杂背景和整体之中辨识和把握认识对象，这种引导式探究的好处在于，学生容易避免把历史碎片化的痼疾，同时不致割裂不同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很多事实说明，学生怎样看待历史，他就有可能怎样看待生活。这无形中提醒人们，历史教育的目的，恰恰是要帮助学生借助历史去正确地认识世界，进而更好地认识自己、做好自己。伟国兄曾与我多次讨论这个问题，对“认识你自己”和“真正的教育自我教育”的意趣颇为认同，因此书稿内容能够围绕学生“自己”如何健康成长来尝试历史教育创新之路，并迈出了堪称坚实的一步，实因早有所思。

三是写法独到。伟国兄除了对学生抱持一种劝学的态度外，还在进一步对历史教育如何促成学生“成人”这个核心上抱持一颗虔诚敬畏之心，无疑缘自他对历史教育终极价值的执著追问。惟其如此，书稿的写法就异乎寻常地特别。在他的笔下，历史并非死去了的过去，而是还活在当下的有生命力的“故”事。读他的书稿，油然而生的一种身在历史里、却又在现实生活中的感觉，似乎要把读者带进深广无垠的历史之后，又像梦醒了一样倏地发现原来你的当下不是别的，它正是历史本身的一种延续，由此读者的思绪也很易于被带入“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人生主题。伟国兄在辨析历史教学的难点问题时，还径直把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经验和深沉反思置于文本当中，读来不但亲切感人，而且颇有助于突破对问题的理解，收举重若轻之效。这一点让我想起了中学教师出身的著名史学家布罗代尔关于历史学“应当寻求成为一门现在学，成为一门关于模棱两可的现在的科学”的著名论断。正如布氏所说，这一论断看上去令人很吃惊。但我以为，这个论断是有道理的，用之于历史教育也没有错。我曾经强调，有效的历史教育，有两个不能或缺，一是“思想”，一是“现在”，就是这个用意。说得对不如做得对。伟国兄不仅说得好，而且做得更好。书稿优美的文采，使得他对历史的真情实感和深刻理解跃然纸上，读之思之，就像朋友促膝而谈娓娓动人，让人顿觉“思想·历史·现在”之于人生，实在是撕不开扯不烂的，而历史教育的终极价值，就可能隐藏在这“模棱两可”之中，等待着我们去寻求。思想是由语言塑造的，除了思考如何思考，我们还得琢磨如何表达。伟国兄的教学叙事文本所透出的一股悦目舒心的创新之风，引得我对更多同仁的教学设计创作有了新的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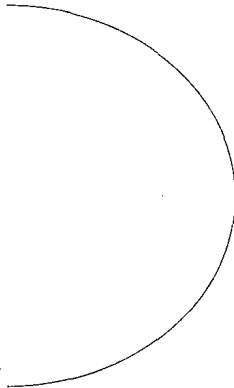
通览书稿，的确可以说《来自历史课堂的智慧》是名副其实的来自智慧课堂的探索之作。或许对正在探索中的有些问题人们还见仁见智，或许更多后来者会写出更好的历史教育著作，但至少就现在看，它的内容、观点和写法，是新颖独到、特色鲜明的，可称之为颇有参考价值的佳作。

任鹏杰

谨序于西安《中国历史教学参考》编辑部

2008年10月

序二



历史教师就是最 重要的历史课程

新课程改革以来，广大中学教师接触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课程。说熟悉，是因为每所学校都要设置“课程表”来组织教学活动；说陌生，是因为大多数教师都没有想过如何给“课程”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其实，即使在大学的层面，“课程”的定义也一如“文化”的定义，看似简单，深究下去却复杂异常，以致近百年来学者们都在争论不休。而在我的认识中，我一直坚信所谓的课程，很大程度上就是教师本身；而所谓的历史课程，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历史教师本身。

课程是一个比教科书大得多的概念。从新课程的理念看，教科书仅仅是学生学习的最主要资源，而不是唯一的资源。除此以外，教师的学识修养、教师的人格魅力、图书馆资源、网络资源、社区资源等等都是学生学习的重要资源。而所有这些资源的整合，最后都会落实到每一位教师身上。因此，每一位教师都应该是一门课程，每一位教师追求的目标就是让自己成为一门优秀的课程。如果说，一千个演员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一千名历史教师就应该有一千门各具特色的历史课程。只有确立这样的追求目标，才可以改变“跪着”教书的窘境，才可以真正张扬教师的个性。

在我的教学研究历程中，我一直追踪许多优秀历史教师的成长足迹，欣赏他们是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使自己成为一门优秀的历史课程的。而在他们当中，陈伟国老师无疑是很突出的一位。二十多年来，他在教坛上默默耕耘，探索中学历史教学的真谛；勤于著述，大量的文章论著皆领一时的风气。当一些历史老师跟我说读过陈老师文章总是很受教益，以没有亲耳聆听过陈老师的讲课为憾时，我感觉他已经成为了一门自成一格、难以替代的优秀历史课程。

今天，陈伟国老师的新著《来自历史课堂的智慧》得以先睹为快，更加深了我对陈老师教学理念的认识和对历史课程的理解。这本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的论著印证了我的许多想法。我认为，历史教师要摆脱从教科书的角度来理解教学的陈旧观念，树立起从历史课程的角度来理解教学的新观念，这并非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与教师的教学实践紧密相

连的行动目标。从《来自历史课堂的智慧》一书中我看到，一个真正具有历史课程意识的教师必然拥有三方面的特点：

一是历史课程的主体意识。在历史课程中，历史教师不是被动的执行者，而是课程实施的主体。一名历史教师不应该被课标、教科书牵着鼻子走，而应该创造性地运用课程标准和教科书。每一节历史课，都应该带有历史教师强烈的个人色彩。历史教师应该用自己的知识去丰富学生，用自己的逻辑去引导学生，用自己的情感去感染学生。从书的“教有所思”中我看到了陈老师对许多历史问题的真知灼见，而且总能够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出发去感悟历史，阐释问题。这种摆脱就事论事、把“学问—阅历—育人”相结合的做法正是一名具有历史课程主体意识的教师应有的追求。

二是历史课程的生成意识。任何课程都是需要教师去执行的，而每一位教师都是一个独特的世界。每一位历史教师都应该把自己的历史学识和人生经历融入到历史课程中去，用自己的眼光来审视课程，用自己的才华来创造课程。他既可以对预设的课程进行批判，也可以对预设的课程进行再创造。从书的“课堂实录”中我们可以看到，陈老师不认同那种以教师的个人表演来衡量一节课的好坏的做法，而强调最好的课是在实践中生成的，突出师生的互动，突出教师的引导作用，突出学生的自主学习。

三是历史课程的资源意识。过去我们把历史教材视作唯一的课程资源，今天我们对历史的课程资源有着更深刻的理解，教师不但是历史资源的传授者，更是历史资源的建设者。从书中可见，陈老师阅读面之广，资料积累之丰富是令人惊叹的。每备一课，他都可以左右逢源地运用许多资源；分析每一个问题，他都可以自如地调动许多素材。如果没有他多年如一日坚持不懈的积累，是不可能建立起如此庞大的资源库的。

读完书稿，我深深为陈老师不断追求完美、超越自我的精神和毅力所感动，也为我国中学历史教学的稳步发展而激动。读者不应仅仅把目光停留在书中的资料和课例上，更应该注重对陈老师的教学思路和课程观念的把握。陈老师以他的学识素养演绎出具有鲜明个人特色历史课程，每一位中学历史教师也应该像他那样，走万里路，读万卷书，使自己成为一门优秀的历史课程。

黄牧航

2008年10月于华南师大

自序

一个历史教师的成长

生命有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那就是成长；生命有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那就是对成长的捍卫；生命有一种永不凋谢的美丽，那就是对成长的守望。

我们所能拥有的，也许是永远没有终极的结局，但过程从开始那一刻算起，就已经摆在手中了。成长，永远在路上。

童年忆趣

苏北宋山脚下有一个小村落叫周林庄，那就是我的故乡。童年的老家颇有点像电影《投名状》中描绘的那个山村：稻草覆顶的陋屋，石头垒就的矮墙，篱笆圈围的院落。绿树掩映，炊烟袅袅，鸡鸣狗叫……也如一首歌唱道的那样：“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一条时常干涸的小河，依恋在小村周围。”但就是这座贫穷的山村给我的童年带来了不少欢乐与情趣。

童年的家乡尽显古朴与苍凉。人口少，只有十来户人家；荒地多，宋山脚下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荒地。春日，群莺乱飞，花香四溢；夏日，草木昌茂，风吹草低见牛羊。为利用好这块荒地，部队在这里办了一个马厂。小时候，我常站在宋山山顶上，遥望山脚下马儿安详地吃草、饮水、撒欢，也常和小伙伴们在这块草地上放猪、放牛、放羊。

童年给我最深的记忆多与村口的那眼老井有关。所以当我一个人手托双腮忆想童年的时候，一个情景迅即出现在我的面前：在通往井台的小路上，一个才七八岁的孩子，在早晨的浓雾中或在傍晚的霞光里，肩挑两只盛满水的大桶，颤颤悠悠地在家与老井之间来回。那时候，父母农活忙，弟弟、妹妹小，家里挑水的任务就落在了我这个长子头上。总感觉有挑不完的水，却从没有埋怨过谁，或许是早已习惯，或许这只是所有生存艰辛中最微不足道的。童年挑水的经历和家乡的那眼老井曾在教学中成了我的教学资源。我在讲古代中国农业经济时，曾围绕“井”讲了一段文字：在汉语里，“井”实在是个美丽的字眼。对井的系念和牵挂，也是农业中国一份朴素、真挚而恒久的感情。据专家们讲，井田制、庭院经济乃至村落文化，莫不惠益于井水的沾濡和滋润。也许正因如此，汉语里才有“饮水思源”“吃水不忘挖井人”之类的说法；也许正因如此，人们才把不得已在外谋生叫做“离乡背井”。散落在中国乡村的每一眼老井，在滋润了游子往昔生活时，也一定在他的心底留下了怀念的根须。

童年给我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家乡满山遍野的树。过去乡村的人特别热衷种树，村不一定太大，但树一定会栽得满满的。大大小小、高高矮矮的树木，稀稀疏疏、紧紧密密地散在整个村庄里。而且树的品种特别丰富，桃树、枣树、李树、杏树、梨树、柿树、桑树、棠梨树、石榴树、椿树不必说，还有较为少见的皂角树、木瓜树、榉树、杜仲树以及百年老槐、老榆、银杏树等。那时，行商羁旅每经一处村庄，远远就可看到村口巍然屹立的老树，看到了树，就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树，也就看到了家的影子。我们村子里就有一棵年逾百年的百麻树。农闲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到这棵树下纳凉，闲坐。夏天，树上总是缀满了红红的果实，引得一群孩子爬上爬下的摘吃。村上还有一棵老杏树，撑起的树冠占地半亩，每当麦收季节，满树鲜红的杏子，常让我们看了眼馋，我曾和几个小伙伴设计晚上偷杏，计划不够周密，结果被看杏人抓了个正着，回去被父母狠揍了一顿。

老井、古树是山村的灵物，它守望着土地，呵护着众生，也为山村凭添了几分韵致和厚重。再看看我们今天的乡村，老树被砍，老井被填，古老的乡村是换了新颜，但也失却了个性和特色。

玩是儿童的天性，农村天地广阔，我们可以下河捉虾、沿湖钓鱼、林中捉鸟、草里猎兔。春天放风筝，夏天抓知了，秋天编鸟笼，冬天打雪仗。而那些充满童趣的“捉迷藏”“老鹰抓小鸡”、弹弹子、转陀螺等游戏，其吸引力和趣味性绝不亚于今天的电子游戏。

童年最有趣的事莫过于夏日抓知了（蝉）了。边际先生曾在《夏天的记忆》一文中这样描述过知了：“知了是名副其实的伏天广告，它总是应暑而鸣，天愈热，它叫得愈响，好像为酷暑鼓噪。当第一声蝉鸣传来的时候，就会感到真正的夏天来了。”“恬淡的蝉鸣并不显得单调，那高一声低一声的唱和，吟出了夏日的宁静，那有一阵儿没一阵儿的歌谣，唤出了火热里的清凉。蝉鸣可以引人入睡，可以伴人读书，可以招呼人们摇动蒲扇到树下闲话，也可以把你带到任何一个有树、有水、有阳光、有阴凉的地方。蝉是制造简单、闲适意境的高手。”^①边际先生这段细腻、温润的文字特别感人，也益发撩起了我对童趣的回想。小时候，每至夏天，我就和村上几个要好的小伙伴早早准备好了几根竹竿，还有从黄牛身上拔下的牛毛，鲜小麦嚼成的“糊糊”，然后便是手持长长的竹竿，满头大汗地围着满村的树儿转，哪儿有蝉声，哪儿就有我们的身影。除了抓知了，我们还爱抓蜻蜓，在我的印象中，蜻蜓飞不高也飞不远，常常停留在我们触手可及的篱笆上、小树上、庄稼上，于是我们常常汗流浹背地追着蜻蜓，围着篱笆飞奔。

孩子的身后总会站着一个呵护者，在这里我要说说我的奶奶。奶奶身上绝对拥有中国古代妇女所有的美德，如勤劳、善良、谨慎、贤惠、守礼……而且特别心灵手巧，有着超强的记忆力。她除了保证我穿得温暖、吃得饱以外，还用儿歌、童话对我进行智的启蒙、德的教育。如她教我背“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哭着闹着叫奶奶，奶奶赶集还在外。小鼠急得直挠腮，急中生智把头拍。卷成小球滚下来，摇摇晃晃逃得快”。这首儿歌的教育意义显而易见，小老鼠爬到灯台上去偷油吃，结果却下不来，这就是对小老鼠偷吃行为的惩罚。奶奶想告诉我，如果趁妈妈不在家偷吃橱柜里的东西，就会像小老鼠一样受到惩罚。小老鼠无助地呼喊奶奶，奶奶却不来救它。但考虑到对孩子的同情心，所以儿歌中又让小老鼠卷成一个球，滚下灯台逃走了。奶奶还喜欢一边用手指着我的额头、眼睛、鼻子、耳朵、嘴和下巴，一边教我唱：“额头是门面，眼睛全看见，鼻子最敏感，耳朵听得远，嘴巴知甘甜，下巴长又尖。”中国儿歌具有极强的教化意义，这是在我当了一名中学历史教师后才感悟到的。我觉得人还是应该有敬畏心，否则就会干出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来。如保护动物，我们今天学校教育够重视的了，但效果总是差强人意。而孩子只要记住

①边际：《夏天的记忆》，《中国考试》。

了儿歌中所说的“偷狗偷猫，头上长包”“捣鸟窝，脸上雀斑多”，对动物下手时或许就会有所顾虑，有所犹豫。我还记得奶奶教我的一首儿歌：“帽子歪着戴，娶的媳妇坏。穿衣不扣扣，娶的媳妇丑。鞋子趿着穿，娶的媳妇贫。”长大后常会想到这首儿歌，因为衣貌不整，娶的媳妇不中那问题太严重了。奶奶还喜欢给我讲童话，什么“狼外婆”“狼和小羊”“七只蝴蝶”“生气的小猪”等。在中国幽远的乡村里，老人面对孩子能说些什么呢？他们不会对孩子们讲些什么大道理，却能将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做人心得，唤化成由一些动物、昆虫和花草组合的纯自然的比喻。实际上，童话的源泉从来都在自己漫长的生活里，爷爷的胡子，奶奶的手指都可能演绎出一段童话故事。童话只能在乡村宁静的夜晚产生，陪伴它的，应该是墙上的几个影子和那盏忽明忽暗的小油灯。

我的童年是不富足的，甚至有点贫困或饥饿，但却是快乐的、完整的。今天的孩子生活富裕，近乎奢侈，但却自幼被束缚于幼儿园、辅导班、琴房、书室，失去了自由，没有了快乐，丢掉了童趣。在这里我想大声说：将童年还给孩子吧！

求学与读书

乡村旧俗，孩子周岁要举行“抓周”仪式，借以判断孩子的喜好和前程。听奶奶讲，周岁“抓周”，面前放了那么多好吃、好玩、好看的，我却直扑纸和笔。这是我带给父母的第一份自豪和惊喜。大约6岁，我进入乡村小学读书，从此与“断文识字”打起了交道。

6岁入学在旧时的乡村应该是早的，学校在离我家二里路的小陈庄，读书的教室很大，一到三年级的同学都在这同一间大教室里由同一个教师执教，常常是一年级读书，二年级写字，三年级做算术。教我的老师姓徐，是个大块头，约有一米八的个子，人很胖，大头宽脸，浓眉大眼，人很帅气。在小学，我好像没用多少工夫在学习上，可老师与我父母见面总说我学习好，人很聪明，真的好奇怪。在小学阶段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书法课。现在教育的功利心太强，与考试有关的科目才会引起学校、家长的重视，因而像书法这样的课常常是只见课表有，未见教师上。记得小时候老师对书法课是很重视的，我们无论是描红还是临帖，都是很认真的，对老师在书法本上所作的“优”“良”“及格”等评判也十分在意。书法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每年春节为左邻右舍写春联，看到自己亲手“画鸦”的文字出现在各家的门上，心中充满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自豪。我一直坚信，文字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它的出现使人类正式告别了蒙昧，走向了文明开化。传说黄帝时史官仓颉造字，造出来后“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为潜藏”。可见，在中国人心中，文字的力量可谓惊天动地。

在少年时期，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以为书就是课本，读书就是读课本。有一年，奶奶带我去公社赶集，我在供销社门前看到两个小朋友在看一本小画册，就凑上去也想看，谁知那两个孩子看我一副土头土脑的样子，不但不让我看，而且用很不友好的眼光看着我，这一场景被我奶奶看到了，就问售货员那种小人书哪儿有卖，售货员说这儿就有，于是奶奶花了5分钱帮我买了我人生中除了课本之外的第一本书（写至此处，我的眼睛湿润了），从此我明白了在课本之外还有不少可读的书呢，读书不仅仅是读课本。

村小毕业后，我到王庄中学读初中，这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初中阶段我们读书很少，基本上是学工、学农、开大会、出黑板报、写大批判稿。我至今也搞不明白当时学校从哪儿搞来那么多的支农任务，学生一会儿要割草（规定每天要上交青草多少斤），一会儿又要去淘沙（学校规定每周要完成黄沙多少方）。更令人气愤的一件事是全校学生总动员，出门抓蟾蜍（取其浆液用于制药）。此令一下，全校停课，蟾蜍遭殃。沐河岸边、马陵

山下，人声鼎沸，四处都是追击蟾蜍的学生。王庄中学校园内到处奔跑着手术后的蟾蜍，真的是罪孽深重啊！在初中阶段我做得最多的事是出黑板报，几乎每期黑板报都由我策划、选稿、抄写，而每遇重大“批判”任务、或“政治学习”任务，如批判所谓的“右倾翻案风”，学习白卷英雄张铁生和反潮流小将黄帅等，老师都会让我来写稿，当时的我不知道这是在助纣为虐，只感到舞文弄墨的快乐。

初中毕业，那已经是1977年了。1977年在中国教育史上绝对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年份。这年10月21日开始，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都以头号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全国一下子沸腾了。这一年全国共有570万人参加高考，录取比例是29:1。翌年春天，27万余“天之骄子”跨入大学校门，放情拥抱“科学的春天”。

考试真的具有无边的法力，邓小平恢复高考的一个伟大决策，瞬间就扭转了教育的乱象。一时间，从城市到农村，中学课本被抢购一空，走村串户借书者有之，抄书者有之，读书学习一下子变得比什么都重要了。

进入高中，学校教学秩序逐渐得到恢复，学工、学农基本停止，校园里重新出现琅琅读书声。记得当时郭沫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在校内很流行。这是一篇好文章，至今读起来仍让人心潮澎湃、豪情万丈、激动万分：

我祝愿中年一代的科学工作者奋发图强，革命加拚命，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你们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坚，任重而道远。古人尚能“头悬梁，锥刺股”，孜孜不倦地学习，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一定会更加专心致志，废寝忘食，刻苦攻关。赶超关键是时间。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速度，时间就是力量。趁你们年富力强的时候，为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吧！

我祝愿全国的青少年从小立志献身于雄伟的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培育革命理想，切实学好现代科学技术，以勤奋学习为光荣，以不求上进为可耻。你们是初升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革命加科学将使你们如虎添翼，把老一代革命家和科学家点燃的火炬接下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②

上了高中我才真正体验到读书的价值，第一次知道“读书能够改变命运”，而且极度渴望通过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跳出农门，成为吃公家粮的人。数年苦读，工夫未负有心人，最终我顺利拿到了高校录取通知书。

关于填报高考志愿，还有一个小插曲呢。由于我语文一向很好，高考分数下来后，老师一再建议我报考中文系，谁知我却说出了如下一番不知天高地厚的话：只有在中学没有学好语文的人才报中文系，语文学好了谁还报中文系？结果在志愿上毫不犹豫地填上了历史系。

大学姓学，是读书、做学问最佳的地方。这里有名师，教你做学问也教你做人；这里有好友，与你激扬文字、砥砺学术；这里有浩瀚书海，供你读书破卷、增养智库；这里还有宽松的环境，让思考与灵感万马奔腾。四年大学，我读书还真是玩命，除了吃饭睡觉外，差不多把所有时间都耗费在图书馆、阅览室之中了。谁若有兴趣查阅徐州师范大学图书借阅记录，在借书较勤、较多的校友中肯定有陈伟国的名字。我几乎每周都要借书还书（每次五六本），有位出纳员极不耐烦，她的目光曾透过深度眼镜盯着我，说：“你借书这么勤，这么多，真的看了吗？”是的，我真的看了。我想大学生活积累下来的三大箱子阅读卡片就是最好的证明（我想我的同班同学都不会忘记我这位爱做读书卡片的仁兄吧）。

^②郭沫若：《科学的春天——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8年4月1日。

物转星移、时光如梭，四年大学生活真的过得好快。1984年夏，当我收拾完行囊，拿着毕业证书，登上东去的火车，再回首深情遥望母校的时候，倏然明白，从今以后，我将不再是学生，我已长大成人。

我很幸运，回到故乡后就被分到当地的最高学府——新沂县中学，历史教师队伍中又添了一名新兵。参加了工作，我读书的兴趣依然保持着，但阅读领域逐渐缩小，读书的心情也由过去的火烧火燎慢慢趋于平静。后来，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岗位的转换，我读书的激情复燃，购书更近似疯狂。现在我已成为拥有图书数千册的藏书家（同事称呼的，认不得真的）了。记得在一个冬日的中午，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照进屋内，暖洋洋的，当时的我正在整理书架上的图书。面对排得整整齐齐列队迎接我的几排书架，心中有说不出的欣慰和自豪。一介书生，从教二十余年，家中别无长物，守着的是一书库书（家中的书房早已成为书库），有空就在书架中逡巡摩挲，在清理中整理思绪，在挪移中寻求灵感，在注目体验快意，真的很幸福。我还喜欢站在自己的书架前，用手指轻轻划过每本书的书脊，眼睛飞快的浏览书脊上的书名，读过的，倍感亲切，未读的也会产生想读的冲动。每当站在书架前，我的人似乎也高大起来，仿佛成了指挥这架书的将军，虽不领兵打仗，倒也可以圆一个豪气干云的英雄梦啊。

下面我想谈谈个人的一些阅读感受。历史学科包罗万象，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各类学科知识无所不含。因此，历史教师的阅读应该博一点、杂一点，立足专业，“左顾右盼”，尽量使自己的知识体系变得开阔、深广。读什么样的书、读准的书，最能反映一个人的眼界、功底、视野、学识和品味。我的阅读人生也是一个由浅入深、渐次升华的过程。起初阅读主要集中于通俗性读物，这些作品阅读障碍少、兴奋点多，摘取其中三两个片段用于教学，立刻便会见到效果。后来，兴趣转向阅读当代史家名作，寻求对历史事件理解的深入、系统、准确。阅读通俗读物，仅仅是从一道刚刚推开的门缝往里看，看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但一片朦胧。读当代史家的名作，仿佛这个幽深而广阔的古代大门又被推开了一些，看得就更清晰一些了。近年来，我的兴趣更转向阅读更久远的历史学家的著作，如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李贽的《藏书》、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等。还有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汉译史学名著，更成了陪伴我度过漫长暑期的心爱之物。在历史专业书籍之外，我也不断“开疆拓土”，将自己的阅读视野渐次延展到了哲学、美学、文学、艺术，甚至宗教，傅佩荣的《哲学与人生》（哲学）、余光中的《天涯情旅》（散文）、星云大师和刘长乐所著的《包容的智慧》（宗教），读起来是又养眼又养心（我一向认为，当一本书不仅是满足了专业内的需求，而且它所提供的思路引起了专业外人的思考，那么它才是一本好书）。我建议大家多读一点养心的书，长乐先生在《包容的智慧》一书中说道：“在这个智力为王的时代，我们的身体终于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了，却把所有的压力，都加载给了精神。”^③的确，现代工业文明以齿轮轴承把人心安置在那架开足了马力的机器上飞转，喧嚣闹市以纸醉金迷把感情抛掷在浑浊的葡萄酒软饮料里浸泡，实用精神已经使人不大能体会宁静心灵的意义，人心已很难单凭自己的定力回转到万籁无声的境界了。读书或许对于安定我们身心有一丝的助力。据说在今天的大城市里，一些白领男人，上班时西装革履，工作全身心、快节奏的投入，而一到周末，便会穿起长衫，到新兴的私塾去读中国千年传统古书。这是个好现象。阅读经典，或许对赚钱、做生意没有什么帮助，但隐藏在经典中的那些智慧箴言和千古绝唱却能抚慰漂泊、散乱的灵魂，安顿日夜无着落的精神。温饱之后，白领是不是幸福并不取决于138平方米的住宅之外再增加350平方米的别墅，或者已经有了一辆别克再添一辆宝马。周末，读古书，是让自己的心灵做一次按摩。它同全

③星云大师，刘长乐著：《包容的智慧》，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第15页。

身按摩、足底按摩同样的重要，也许更重要。

我认为读书宜静，最好在冬夜，拉了窗帘和门帘。窗帘是深色的。沏了茶，茶是绿茶。有炉火飘忽更好，把喧嚣挡在门外，让自己独步空明澄碧纤尘不染的书册之中。读书需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孤独。世间有太多自诩耐得住寂寞的人，可是面对灯红酒绿、花花世界的引诱，他们往往把持不住。故余光中先生说道：“一般人的心灵承受不了多少静默，总需要一点声音来解救。”“惟勇者始敢单独面对自己；惟智者才能与自己为伴。”^④读书需专心，若拿起书来，心中尚有种种挂念，眼在书中，心在书外，这就不是爱读书的态度。故清人石成金在《传家宝》一书中写道：“读书先要除去杂念，才能熟得透彻，记得久远。”^⑤我特别留恋坐拥书城（书房）的感觉，一缕轻烟，一杯清茶，在古书的灰尘中发现乐趣，在历史的卷宗中寻找往事，伴着日影的移动。当然读书也未必这么规矩、奢侈。于田畴郊野默读，凝聚大自然风光于书页，也是别有情趣；于浊酒杯前醉读，读书也读百态人生，也是滋味无穷；于月下清风静读，读书也读冷暖的世味，也是一种感动。

写至此处，我忽然想到了朱文公所作的劝学文：“勿谓今日不学而有来日，勿谓今年不学而有来年。日月逝矣，岁不我延。”^⑥愿天下历史教师都行动起来，读书吧！让阅读丰富你的人生，让阅读快乐你的人生，让阅读改变你的人生。

为师与教学

20岁的时候我登台亮相，成了一名教师。记得第一次进课堂，心中像怀揣兔子一样忐忑不安，面对50多位学生和数十位听课的领导和老师，害怕、担心、激动、好奇，心中五味杂陈，百感交集。好在听课的领导很满意，从此这三尺讲坛就成了我人生奋斗的重要场地。

当时新沂中学历史教师少（包括我只有三位），师资严重老化，所以毕业后的第二年我便被派上前沿阵地，从此盘踞毕业班十几年，阻挡了数位后来者教学前进的步履（他们带到高二便退回高一，真的要向他们道歉了）。这毕业班还真是锻炼人，大约经过三年多的历练，我便迅速成长起来，成了远近闻名的历史教师了。写到这里我忽视想到了一句广告词：“年轻没有什么不可以。”也想建议我们的校长们，对于年轻人不要担心他们还青涩、还稚嫩、还莽撞、还没有经验，要放手让他们去闯、去干、去开辟一片新的天地。

在高考历史教学的道路上，我独自攀登着、摸索着，形成了很多“应试教育”的对策，而这些对策也给我带来了莫大的荣誉：我先后被评为徐州市第一批学科优秀教师，首批名教师，首批青年拔尖人才。而当年我所总结的高考应试经验至今仍在大放光彩，不知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如对考纲我曾形成这样的认识：我们要辅导高考，就要在研究高考中去辅导高考。考试大纲是高考命题的法定性文件，它既是试题形成的源头，又是试题形成的蓝本。因此，全体教师都要明确考试大纲既是高考命题的依据，也理应成为教师教学的依据和学生备考的依据。对考试大纲的研究有两个重点：一是揣摩考试大纲的思想内涵。翻开考纲可见，纲目简明扼要，叙述直白浅显，难见玄机，实际上浅中有深，简中有繁，“高深莫测”。有人说考纲“弹性大，自由度高，给命题人活用考纲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一语中的。命题人正是借助考纲的“可变性”，围绕一个考点，从不同角度形成五彩缤纷的试题。因此我们面对考纲要有“动”的意识，“变”的思维，“活”的能力。深刻领会考纲

④余光中著：《天涯情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243页。

⑤（清）石成金撰，喻岳衡校订：《传家宝》第一集，岳麓书社2002年8月版，第45页。

⑥（清）石成金撰，喻岳衡校订：《传家宝》第二集，岳麓书社2002年8月版，第446页。

的精神实质，而不是总是跟在考纲的后面，被它牵着鼻子走，“教什么，考什么，考什么，教什么；考多难，教多难，教多难，考多难”，总是慢一拍。二是对知识范围的变化与理解，每年考试大纲都要对考点进行微调，对于微调的部分，教师要明白其取舍的理由，更换的依据，调整的思路。对考点的理解更见教师对高考命题思想把握的眼界与深度。对每一考点教师都要钻研透：每一考点之间的纵横联系、可以命题的外延与内涵、已出试题的角度与特点、仍有可能尝试的思路、下一步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下一步拟题训练的侧重点等。客观世界是无限的，一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一个教师多年重复高三教学工作，思维容易产生定势和惯性，这种状态的负效应无疑会严重制约教师对考纲的理解力、执行力。走出校门，面对外部精彩而多变的世界，不仅可以诱发灵感，还可以帮助教师变换视角，产生新的构想，增强教学导向的力度，提高教学的效率。因此我认为在考纲颁布前后，学科中心组应激活起来，通过广泛的沙龙式的座谈研讨，让大家的思想急剧碰撞、交锋，或许思想会在闲适轻松时翩然而至，形成引领高考教学的大思路、好办法。

对于高考试题，我曾提出如下使用建议：高考试题是命题人运作考试大纲的成果，也是命题人劳心劳力的智慧结晶。那一套套高考试题筑起了学科训练成熟题的万里长城。高考试题较之个人命题和地区性命题具有更大的信度、更强的典型性和更高的训练价值。因此，广大教师在重视研究考试大纲的前提下，也须重视高考试题的研究与应用。平时的教学必须把高考试题渗透在备课里，体现在课堂上，落实在训练中。对高考试题的研究，着重于研究高考试题的特点，包括试题的情景、立意、角度；试题的知识覆盖面；试题的难易梯度、组卷技术。教师应将自己对高考试题的体认、感悟、心得及时链接进教学、渗透进命题、融合进训练。如何使用高考试题？可以贯彻“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的思想。“化整为零”，指的是在一轮复习中将考题分解到位，即将历年高考试题分解到教材不同章节去，实现对考题的使用与一轮的复习同步、训练同步、讲评同步。“化零为整”，指的是二轮复习中要将考题归类到位，这种归类既可按知识主题归类，也可按题型归类。应通过对高考试题的反复咀嚼、思考，培养学生的解题技能，提高学生的解题意识。帮助学生总结解题规律，生成解题感觉，进行考题预测。通过高考试题的练习、讲评，搞清数以万计的试题源头，从“题”中抽象出“题型”，提炼出方法，感受“题”的意境，“题”的韵味；享受到解题的快乐与满足。

对于高考历史教学，我曾告诫我的学生：学习是一个由薄到厚的过程，复习则是由厚到薄的过程。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成长自己，但考试的目的完全在于获取沉甸甸的分数。既然考试事关自己的命运，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不练好自己考试的本领（技能）。你要明白：考试不仅要分析题还要分析人，要分析出题人的思路、意图、依据、偏好和“诡计”，识破出题人的心理陷阱就能做对题。考试不是得分比赛而是失分比赛。对于考试来说，你的答案不一定接近真理，但要接近标准答案。答题要按程序，你与评卷者的唯一交流途径是卷面。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因此答题还要注意卷面整洁，充满美感。在潜在意识中植入考试的程序。

当然，高三教学也未必总是一幅丑陋的面孔，除了背诵就是讲题。只要你用心，陈述史实也可以妙语连珠，营造场景也可以惊心动魄，反思历史也可以催人泪下。站在讲台，打开心扉，尽情融入课堂的每一个当下，自能与学生情相交、心相印。我总认为未有生命修养的教师，上课是一种等待、任务、煎熬；有生命体验和生命修养的教师上课，那分明是一种享受，生命“在场”，幸福无比。一个人教学风格的形成，取决于自我，取决于自我对教学的独特理解、创造、把握，关键在于自己的独立思考。

作为一名教师还要能够正确的认识自己，摸清自己的长处，找到自己的不足。记得儿

子很小的时候，一次我抱着他站在穿衣镜前。镜子里出现了两个人像。我说：“孩子，看镜子里是谁？”孩子答：“是爸爸。”我又问：“那另一个人呢？”他答：“是弟弟。”我笑了。两岁的孩子，面对镜子，认出了爸爸，却不认得自己。看来，人一生下来是从认识他人开始的，再回过头来认识自己。而认识自己，却又是人生诸多问题中最难的。难怪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面对人生的困惑，发出了“认识你自己”的感叹。我想，认识自己，大概就是哲学的起源吧。

另外，一个人的成功取决于各种因素，而遇到一个好领导往往比什么都重要。正如申彦申同志所说的：“在你成长的经历中，如果能遇到一个英明的领导，那真是‘三生有幸’，机遇难得，或许从此改变了你的命运，奠定了你一生成功的平台。反之，如果遇上一个不开明的领导，你非常无奈，不仅会埋没你的才华，甚至会耽误你一生的前途。”^⑦很庆幸，在我人生中遇到的几位都是好领导，如新沂中学的缪校长、伏校长，他们总是对我的工作、学习报以宽容，允许我上完课就回家，同意有些不重要的会议我可以不参加，潜心研究，做自己的学问。调到教研室后，曹局长、李局长和几任教研室主任，对我总是鼓励多，尊重多，批评少，我很感谢他们。

教育是事业，事业的意义在于献身；教育是科学，科学的价值在于求真；教育是艺术，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教师，是一种使人类和自己都变得更好的职业，是一种使每个从事并愿意尽力做好这份工作的人，不断去学习、充实、反思和发展自身的职业，是一种不仅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社会价值，而且具有内在尊严与欢乐的职业^⑧。我热爱历史教学，热爱历史教师这一伟大光荣的职业。请允许我引用电视连续剧《金婚》插曲中的三句歌词来表达我对教师职业的眷爱吧：“不想惊天动地，只想一爱到底，爱是天意。”

科研与写作

写作一直与我的教师生涯相随相伴，大约在毕业后的第二年，我便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从大学带回来的几大箱阅读卡片。那时候的学校，教师晚上不坐班，这样我便得以在自己简陋的单身宿舍里伴星月苦读，陪虫鸣疾书，一篇篇知识趣味性文章不断从这间瓦房诞生，投向全国各地，随后频繁地见诸于《外国史知识》《风流一代》《莫愁》《年轻人》《课堂内外》等数十种杂志。

毕业后的第五年，我的第一部书《怎样学好中学历史》脱稿。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将该书的目录和样稿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两篇，分别投向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和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结果连连中，两家出版社分别来信，同意出版。书最后由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于1989年推出。这年岁末，当我手拿1100元稿费领取单时，心中的得意绝不亚于刘翔刷新110米跨栏世界纪录后的惊喜与狂妄。

在此后的岁月里，我不断围绕历史高考发表了“海量”的文章，如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连载“中外历史分类分国线索表解”、在《中学历史教学》连载“高中历史专题复习讲座”等，这些都是风靡一时的作品。随后还出版了百余部备考用书，当然都是些“速朽”之物，不好意思人。

我对历史教学研究真正登堂入室，是在进教研室之后。因工作需要，领导先后派我去上海、南京、广州等地接受教育测量、课题研究以及教育统计方面的学习进修，知识再一

^⑦申彦申著：《从清华园到未名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33页。

^⑧叶澜：《论教师职业的内在尊严与欢乐》，引自《今天我们怎样做教师》，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97页。

次武装了我，改变了我。我真的能够飞翔吗？事有凑巧，经鹏杰兄引荐，我认识了赵亚夫先生。此时，赵先生正在大气磅礴的绘制高中历史教学研究的新蓝图，主编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新课程研究系列”。我十分感谢赵先生的提携和信任，将丛书中的《历史教育测量与评价》让我来执笔。在赵先生的切实指导和有力帮助下，我顺利完成了一生中第一本学术著作。然而2003年当喷着油墨香的《历史教育与评价》一书送到我的面前时，我人已经累倒，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迎接一场生死考验——胃部大出血，生命垂危。好在大难不死，我又从手术台上坚强地站了起来。

历史教学研究的道路十分广阔，自2004年起，我将研究的视角逐渐转向了高中历史新课程，不仅承担了江苏省十一五重点课题：“基于高中历史新课程的教学设计研究”。而且继续围绕历史教育测量进行理论探索，先后在《历史教学》《中学历史教学参考》发表了数篇文章。此外，高中历史新课程中涉及法律、思想、科学、文学、艺术的内容是历史教师的知识“盲区”，教学中常出现知识不清、把握不准、讲解不到位的现象，这严重制约着中学历史教学质量的提高和高中新课程的实施。近年来，我从教师手中收集了一批这样的“问题课”，并采用“教学札记”的形式为教师教学出谋划策。现在这些“教学札记”正在《中学历史教学》上连载，已有呼声希望把它结集出版。

教育科研对于教师成长的意义，专家们一再强调它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教师由教书匠走向名师的必由之路。我没有考虑过这句话是否符合实际。但我坚信，教育科研可以使一个教师较快地成熟、清醒、理性起来，从容面对教育生态，寻求更好地生存与生活。苏格拉底说过“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我真的相信。

最后我想用下面一段文字来结束这篇文章：历史，是一门智慧之学，悟性之学，启迪之学。今天我们咀嚼历史，并非为了发思古之幽情，流连既往的斑斑陈迹，而是为了解读我们身上所携带的历史基因，从而获得继续前行所需要的智慧力量。人事有兴替，往来成古今，每个人都是历史驿站的过客，当我们在这个驿站打量着眼前景色的时候，不要忘了俯下身子，在那历史长河的江渚上，捡几片贝壳，去装点人文意识的宫殿；采几枝芦苇，作通古达今的智慧灵根。

陈伟国

2008年8月

附：作者简介

陈伟国，江苏省特级教师，徐州市名教师，江苏省333人才工程培养对象。受聘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导师。在省属重点中学教书16年，现在徐州市教育局教研室从事中学历史教学研究。

热爱课堂，成为教研员后，仍经常到各校上示范课、研究课；多年笔耕不辍，先后在核心期刊和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经验总结和通俗性文章300余篇，常有散文、随笔见诸报端，出版专著《历史教育测量与评价》（高等教育出版社）。新课程改革实施以来，参与编制《江苏省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历史学科）教学要求》，审核《江苏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必修科目）说明》和《江苏高考（历史学科）考试说明》等。